

用一晚上的时间来回忆这座小镇吧,以什么样的话题开头呢?是老街尽头,红泥火炉上沸腾的豆浆,烟火气苏醒在这个现世安稳的早晨? 是湖滩阔处,捕鱼人撒尽渔网,一桨横卧听白鹅高歌?还是青草滩上,牛羊声声催斜阳归去?我和菱塘,就像神交已久的故友,相遇、相识、相知,与尔之后,此生不渝。

这个季节的菱塘,你需要散漫看、慢慢看。有点繁忙,有点杂乱,恰似不加修饰的姑娘,底子里的清纯和朝气都散发出来。太阳明朗却不张扬,温柔地笼罩着回乡的每一个情绪。

光电园区里,大大小小的电缆厂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扁担姐的池塘里,大闸蟹咕嘟咕嘟地吐着泡泡;清真村的草场上,羊群悠然地吃草晒着太阳。而这些个美景都远不及我眼前这群大白鹅更能提起我的兴趣。

它们婀娜多姿,虽一晃一晃,但步伐稳健,英姿勃发。主人刚刚从湖滩养鹅人手上买来,高邮湖水滋养得白白胖胖的家伙还不知道它们即将待宰的消息,怡然在庭院里享受这秋日的阳光,不时伸长脖子发出嘹亮的声音。王羲之独爱鹅也是此意,他自道书法中有鹅的昂扬之意。

看见主人磨刀霍霍而来,我自觉地退至门外,虽喜爱美食但也见不得这血淋淋的场面,听着里面凄切的叫声,脑子里蹦出一帧又一帧的画面,大白鹅扑楞着大大的翅膀四处逃窜,宰鹅人刀过头顶追而逐之,大白鹅精疲力竭,宰鹅人手起刀落,进而脑子里竟蹦出盐水鹅码得整整齐齐上桌的场景,到底是凡夫俗子罢了。

待里面的人鹅大战只剩下滴答滴答的鹅血坠落的声音,我才斗胆走进去。只见大白鹅优美的脖颈上,白羽毛已经沾满滴滴血渍,曾经骄傲的头颅已被宰鹅人拗个180°, 鹅血一滴滴的全部盛在一大骨瓷碗里。紧接着,宰鹅人干净利落地将鹅扔进滚开的水中,脱毛去血渍,一气呵成,到底是多年的老手。缩在角落的鹅群眼中,有好奇,有惊恐,更多的是对自由的渴望!

儿子迈着企鹅步子来到身边,拽着我的衣角,我捏捏他的小脸,抱起他走出去。这些还是不要给他看见吧!看一家乡柿子树,青绿色的小灯笼在轰轰烈烈地招摇;听一听田地里,上下翻飞的收割机丰收的声音;闻一闻空气中,浓密得散不开的草梗香。这都是在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城市里想而不得的一种奢侈。

20多年前我第一次离开家就去了遥远的北方服兵役。那天恰好是圣诞节,还记得那是一个街头冷清早晨,我的母亲没有起床送我,我走进房间向她告别时,她看着我眼圈都红了,我笑着拥抱了一下她,故意不去看她的眼睛,然后就潇洒地挥挥衣袖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感受到乡愁是坐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列车播音员说今天是圣诞节,在这个家人欢聚的日子,我们的列车上有40位可爱的女孩子却离开亲人的怀抱踏上保卫祖国的征途,让我们祝福她们圣诞快乐并送上一首《说句心里话》。当音乐轻轻响起的时候,本来喧闹的列车安静了下来,有很多人附和着音乐哼出了声,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忧伤的情绪一下子就在车厢里蔓延开来,有年纪小的竟哭了。接兵的李军官看情形不对,立即拿起手边喊话用的小喇叭给我们上了军营的第一堂课,这堂课我们学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当兵的历史》。“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少,虽然没戴上呀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啊生命里有当了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音乐是最好的疗伤工具,李军官用一首歌化解了很多凝结在眼眶中的泪水。我也在这首歌里开始了我多姿多彩的军营生活。

北京是古老的,北京也是现代的。红墙黄瓦的巍峨宫殿,别致深邃的金水桥,悠悠绵延的长安街,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立交桥,车水马龙的几环路以及从骨子里透着骄傲和自信的北京人,无一不彰显着这座城市厚重、大气与包容,到如今我还清晰记得初到北京车辆驶过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时心中的震撼、悸动和豪情万丈。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第一次离开家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咱们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而北京也用他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来自小县城的姑娘。在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又都是积极的,我遇到了如长辈般教导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部队领导,也遇到了一群如兄弟姐妹般共同训练、共同悲喜、共同成长的亲密战友!这段时光让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到了升华,眼界和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的人生可谓意义深远! 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 北京也成了我心中的一块圣地,是我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地方!

所以虽然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但当一位战友打电话来提议去重走一下军营路时,我还是心动了,于是在这个秋天趁着我们头发还未花白时来了一场说

闻香知鹅来

□ 周丽丽

熬制的方式大概是其唯一称得上“老”的来源了。老汤、老卤是菱塘老鹅的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也是一家老店几十年来保持天天买客盈门的秘诀所在。有人认为每天天熬的新汤不比这老汤干净、新鲜、爽口吗?殊不知,这鹅就需要老汤老卤的焖烧才能入味、入汁,焖的那老鹅肉嫩鲜香。

菱塘人买老鹅从来不喜欢用塑料袋左兜一只鹅,右兜一袋卤水。菱塘的老鹅摊大大小小的也有不下几十个,直接从家中拿一干净的盘子,去离家最近的老鹅摊,连肉带汁儿一起盛在盘子里,顺便带上几块卤水干子,回家再做上一碗素汤,这一顿饭就齐活了。多少年来,一贯如此,这座回乡小镇的生活一直如此简单却不单调着。

儿子指着盘子里一块块整齐排列的鹅肉,“呀呀哎哎”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用筷子夹了一块鹅肉,蘸一蘸卤汁,用手剔去肥硕的鹅皮和鹅骨头丢给脚下叫唤的小狗,轻轻撕下一丝鹅肉,儿子用舌头舔舔味儿,一边摇晃着双腿一边悠然自得地咂咂嘴。就着这鹅肉,不知不觉吃了半碗饭。婆婆戏谑着说:到底是菱塘的孩子,骨子里都有那说不出的对老鹅的偏爱。一顿饭下来,盘子里早已肉尽露底,打出的饱嗝儿里都有浓浓的卤味儿和蒜味儿,对菱塘老鹅垂涎已久的瘾今儿算是过足了,桌肚下小狗依然锲而不舍地啃着鹅骨头。看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拽着小狗耳朵的模样,不禁莞尔。工作在菱塘,嫁到菱塘直至孕育出如今这个小小的菱塘可人儿,这样的经历大概也是我生命中一段静谧美好的回忆吧!

花期一季,春秋一度,犹记得上次回菱塘还是乍暖还寒时,转如今,回乡已是丰收的季节。古老的清真寺依然伫立在那里,陪着回乡人民老去,讲述着回乡的点点滴滴,见证着回乡的日益发展,但依然是年轻的模样。

临行前,又去巷口那家老鹅摊打包带走了一只老鹅和一瓶老卤,不善于表白的我只能用这种传统却直接的方式表达对菱塘鹅的热爱。回乡若知道,但求笑不语吧!

北京,北京

□ 苏扬

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让我没有理由不感叹这个时代的进步,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没有饥荒、没有战乱而又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感受过物质及思想的贫乏,又跌跌撞撞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重走军营路,去安德里北街21号黄寺大院看看自然是重头戏,原以为已经忘了这个地址,结果和战友聊天时竟然脱口而出。那个大院堪比一个小社会,东西两个院子都风景如画,58路公交、食堂、卫生所、八一田径场、游泳馆、小礼堂、锅炉房、服务中心、浴室和邮局等那些常去的地方即使闭上眼睛依然能记得当初的模样。在车上就有战友兴奋地告诉我们,我们当年常去吃早饭的小餐馆如今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庆丰包子铺,院里新建了很多房子,并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当年我们工作生活的那幢带着天井的两层小楼已经被推翻重建成大楼了,有人曾经在拆除前特地去看了眼,说当时好多人都哭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或不相信,但我真的能理解并且相信如果我在一定会会哭的!是的,那座小楼就像我们的家一样。那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青春记忆、欢笑和泪水。以至于我们坐在豪华气派的新大楼里还一直在强调我们更怀念从前那幢满墙爬山虎的小楼,因为那里有家的感觉,但我们当年那个一脸正气如长辈般的老领导虽然已经双鬓斑白,却依然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让我们都释然了。他说我们的家虽然不在,但我们的精神家园永远都在!是啊!那些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精神一直都在!我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北京,北京

□ 苏扬

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让我没有理由不感叹这个时代的进步,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没有饥荒、没有战乱而又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感受过物质及思想的贫乏,又跌跌撞撞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远处已经飘来老卤炖出的鹅香,不觉中牵着我们的鼻子带着整个身子趋而往之。扬州人总是喜欢把菱塘鹅说成“菱塘老鹅”,其实,这鹅并不老,如果硬是要追究这叫法,这老汤、老卤

熬制的方式大概是其唯一称得上“老”的来源了。老汤、老卤是菱塘老鹅的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也是一家老店几十年来保持天天买客盈门的秘诀所在。有人认为每天天熬的新汤不比这老汤干净、新鲜、爽口吗?殊不知,这鹅就需要老汤老卤的焖烧才能入味、入汁,焖的那老鹅肉嫩鲜香。

菱塘人买老鹅从来不喜欢用塑料袋左兜一只鹅,右兜一袋卤水。菱塘的老鹅摊大大小小的也有不下几十个,直接从家中拿一干净的盘子,去离家最近的老鹅摊,连肉带汁儿一起盛在盘子里,顺便带上几块卤水干子,回家再做上一碗素汤,这一顿饭就齐活了。多少年来,一贯如此,这座回乡小镇的生活一直如此简单却不单调着。

儿子指着盘子里一块块整齐排列的鹅肉,“呀呀哎哎”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用筷子夹了一块鹅肉,蘸一蘸卤汁,用手剔去肥硕的鹅皮和鹅骨头丢给脚下叫唤的小狗,轻轻撕下一丝鹅肉,儿子用舌头舔舔味儿,一边摇晃着双腿一边悠然自得地咂咂嘴。就着这鹅肉,不知不觉吃了半碗饭。婆婆戏谑着说:到底是菱塘的孩子,骨子里都有那说不出的对老鹅的偏爱。一顿饭下来,盘子里早已肉尽露底,打出的饱嗝儿里都有浓浓的卤味儿和蒜味儿,对菱塘老鹅垂涎已久的瘾今儿算是过足了,桌肚下小狗依然锲而不舍地啃着鹅骨头。看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拽着小狗耳朵的模样,不禁莞尔。工作在菱塘,嫁到菱塘直至孕育出如今这个小小的菱塘可人儿,这样的经历大概也是我生命中一段静谧美好的回忆吧!

花期一季,春秋一度,犹记得上次回菱塘还是乍暖还寒时,转如今,回乡已是丰收的季节。古老的清真寺依然伫立在那里,陪着回乡人民老去,讲述着回乡的点点滴滴,见证着回乡的日益发展,但依然是年轻的模样。

临行前,又去巷口那家老鹅摊打包带走了一只老鹅和一瓶老卤,不善于表白的我只能用这种传统却直接的方式表达对菱塘鹅的热爱。回乡若知道,但求笑不语吧!

走就走的远行。再次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听着后排旅客用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侃着天,我倍感亲切。而这趟旅程也不再是多年前那种“况且”“况且”从晚开到早的班次,四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让我没有理由不感叹这个时代的进步,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没有饥荒、没有战乱而又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感受过物质及思想的贫乏,又跌跌撞撞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北京,北京

□ 苏扬

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让我没有理由不感叹这个时代的进步,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没有饥荒、没有战乱而又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感受过物质及思想的贫乏,又跌跌撞撞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2006年10月14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七届二次主席团扩大会议的60多名会议代表,踏访高邮,出席在文游台举行的“中国民间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欢迎午宴上,高邮三代民歌手王兰英、曹德怀、杨旭娟演唱了《数鸭蛋》《小小刘姐姐》《高邮西北乡》等经典高邮民歌,其中由我受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委托,组织来的一个农民组合,演唱了一组原生态高邮民歌,引起了足够的反响。高邮申报“中国民歌之乡”由动议转化为行动,我有幸参与了申报过程中的相关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2007年10月18日的第四届中国邮文化节文艺晚会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牌高邮“中国民歌之乡”。

高邮何以能称为“中国民歌之乡”?用高邮市委副书记张秋红女士多次强调的一句话说,“是我们抢占了民歌文化的制高点”。我知道,在知识产权中商标的注册和相同发明创造的专利都是适用“申请在先”这一原则的。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法理和自信,把“中国民歌之乡”作为我们高邮的一个国字号品牌来宣传和打造。

实话说,高邮是在获得“中国民歌之乡”之后,《数鸭蛋》的著作权人,索兴老者去生前,才出版了他的唯一一本著作《高邮民歌》,接着由时任高邮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秋红主编的《高邮民歌》又相继出版,使高邮民歌有了厚实的、权威的纸质版本,使“中国民歌之乡”的称誉更有足够的底气。2009年,我把搜集整理的民歌歌词,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寻找远去的歌声》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一,自费印刷出来,只当赠品送人。

川青董谭有个史德元先生,我对他是有所耳闻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高邮文联编辑出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珠湖的传说》中,收有史德元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数篇,可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比我年纪大得多的老先生。直到2010年的夏天,在临泽镇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上,我与他见到面,方知我们是同龄人,且老家所在村庄只一河荡相隔,分

我收藏了我们秦家垛秦氏的两份支谱,两份支谱都是关于我们秦家垛西南支脉的,一份是秦隆川续修的《秦氏家谱西南支谱》,一份是我的堂兄秦一培续修的西南支谱。

秦家垛秦氏原有四个份,即四个分支,分别为东份、中份、西份、西南份。其中中份和西南份门户最多,族份最大,人丁兴旺。这些“份”都以方位命名,是何道理?我曾请教过村上的老人,解决了心中的疑虑。因为这些“份”中人家都分别居于村中的某一方位,如中份,该份中的人家相对居于村的中央,西南份则居于村之西南方位。

现在的秦家垛,拿不出一套完整的秦氏家谱。以前祭祀祖宗,一些份上的人家中堂上挂过卷轴,上面所列的祖宗不过五六代,再向上追溯,比登天还难,无根无据的,总不能胡乱出几个祖宗的大名小号吧。罢了,罢了,后生只有惭愧的份。

盛世修谱。可喜的是,东份和西份有人带头修谱了,遗憾的是,所修出的谱系,也不超过五六代、六七代,成了名副其实的“断代史”。

然而,遗憾的同时,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西南支谱,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续修,上至元化公(秦少游之父)下至刚生下来的娃娃,都大名在列,辈分有序,略无缺漏。

前已表述,这两份支谱的修谱人都是在前谱的基础上续修的。谱上所记,根脉相传,没有断裂现象,是可信的。第一份支谱的修谱人秦隆川(约1875——约1945年),秦少游三十三世孙,乡村塾师,闻名乡里,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功名。他修的谱没有具上日期,但从谱中人物的简介中还是可以考证出所修的日期来。如秦芝银(笔者五叔),谱中记载为:“秦芝银 参加 军”,显然,这位塾师对当时的军队名称还不熟悉。我去五叔家问过他,他于1944年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

属不同乡镇。他告诉我说,他曾在乡镇文化广播等部门工作过,主要从事新闻通讯工作,也在乡镇其他科室做过笔杆子,但一直是个没有编制的乡镇编外人员,工资很低,只是出于对写作的热爱才坚持了下来。我面对他捧在手上的一大叠发表在各类各级报刊上的文章剪贴簿,心生崇敬,深怀敬意地说,史先生真正是个底层文化的坚守者。

史德元告诉我,他还搜集了几百首民歌歌词,一直不知如何处理。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要求他赶紧整理一下,我帮他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二的形式,编印一本册子,以壮高邮民歌声势。史先生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和准备,后来把打印好的书稿交给我,我即着手帮他做编辑和校对工作。是前任高邮文联主席许伟忠先生帮助取了书名。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欣然题写书名。两任主席都是临泽人,家乡情怀促成他们鼎力支持。2010年底,史德元编著的第一本民歌作品集《里下河情歌》终于面世,并两次印刷。

此后我们成了文友。一晃几年过去,最近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民歌,想再出一本民歌集,还想请我做编辑,仍以同样的形式出版。于是我帮他去请示相关领导,得到高邮文联主席黄平先生、驻会副主席韩粉琴女士的一致支持。史德元编著的《高邮东北乡》得以顺利印行。

史德元曾跟我自嘲说,我们这些人算是“哈大爷”,吃饱了撑的,在做这些无聊的事。但细想想,做这件事虽没得什么深文大意,可心里就是想做。我并不比史先生高明,总是记住已任市委副书记的张秋红亲自对我说过的话,做文化工作要善于抢占制高点。要我说,老史同志,你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也许多少年后,人们会忘记很多人和事,可能还会记得或提起你曾做过的这项别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是你以实际行动抢占了临泽民歌乃至高邮东北乡民歌的制高点。

我以为,这就是史德元先生在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

秦家垛秦氏支谱

□ 秦一义

争和解放战争,立过三等功一次,在一次战斗中一只手指受伤,部队为他发了伤残证,他入伍时,参加的是新四军,新四军和八路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的队伍。秦一培的续修弥补了这一空白。

第二份支谱续谱人秦一培(1942——2008年)系秦少游三十五世孙,人民教师,教过耕读和小学,后在镇教育办公室工作至退休。刚退休那一年,他不幸被查出肺癌晚期,手术后的第二年,身体稍有好转,他就考虑要将我们西南份的支谱续修一次,他说过,谱序断了,既对不起列祖列宗,又对不起子孙后代。家人及邻里劝他,不要烦心劳碌,保重身体要紧。他则坚决地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在生命结束之前,再干一件有益于我们秦氏家族的事,死也瞑目了。

一棵大树,年深日久,根系庞杂,一个家族的世代繁衍,也是枝枝蔓蔓,支脉众多,何况,一个风烛残年之人,身心俱疲,要完成这样繁杂的工程很不容易。看病将家里的一点积蓄都花光了,要修谱,还需自筹经费;再说,现在的人口流动性大,有些人人家举家在外地落户,不通音信,要了解这些人家的人口、婚配等情况,颇费周折……但困难难不倒铁心干大事的人,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一份来自他用毛笔书写的厚重的家谱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功告成的那一年是2005年,转眼间,时间过去10年了,我的堂兄也仙逝8年了。

我想,有支谱在,总谱还是可以修成的。有份完整的支谱作脊梁,其他支脉溯源而上,都先拿出自家份上的谱系来,千条江河归大海,最终,秦家垛秦氏总谱就会应运而生。